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八六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86)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33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八十六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I.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86)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33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331)

1. **主席：**葡萄牙外长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的电报(S/9335)中要求邀请葡萄牙代表参加安理会有关这问题的辩论。如果没有异议，我将认为：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的规定同意邀请葡萄牙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B. 米兰达先生**（葡萄牙）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会议现在就要审议赞比亚代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的信(S/9331)中所提出的控诉。

3. 我的名单中第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愿对你及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接受我们的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表示感谢。

5. 代表们应该都记得，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曾在七月一日安理会上对你主席先生就任这个重要职务时所致的贺词中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宽慰的话好说”——这里的“他”指的是你，主席——“我只能向他报告，经过周密调查我发现，有好几位相当有地位的代表希望我们在七月份将把主要精力用在双边外交上，而不是用在国际外交上。”（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26段。）

6. 因此，我国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讨论近来葡萄牙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的严重事件，特别是最近对我国一个村庄的野蛮轰炸，实在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自从我们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以来，许多同事一直在琢磨，这项要求是否跟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日间所发生的一些已经广泛报道的事件有关，如果有关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当时不，打个比方说，趁热打铁呢？我们本来只希望来到安理会讨论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三日间所发生的事件，遗憾的是，在赞比亚西北省的巴洛瓦累县却又发生了一起葡萄牙士兵武装袭击手无寸铁的赞比亚无辜平民的事件。目前，我还没得到详细材料，但据报道，葡萄牙武装部队最近几天已侵入赞比亚国境，袭击了我们的一个村庄，打死两人。无论如何，我相信，在这次辩论结束之前，我能向安理会提供有关最近这次事件的更多的情报。

7. 主席先生，或许你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要拖延这么久才在安全理事会上提出这么一个严重

的问题。主席，回答很简单。我国政府一贯认为，关于这种性质的问题，更明智的办法是在双边基础上来解决。如果我们想到，按照国际道义和传统的国际惯例，所有这类事件都不能排除赔偿的原则的话，就更应由双方来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我们感到不应以这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来麻烦安理会，使它为由于葡萄牙入侵直接造成赞比亚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而必须确定赔偿的事而煞费苦心。然而，葡萄牙拒绝和解，而且，照最近的事件看来，他们依然是悍然好战，跃跃欲试。

8. 截至两周前，即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至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间，葡萄牙对赞比亚共和国的军事入侵已不下六十次。属于陆上的入侵共三十五次：其中，巴罗兹省九次，中央省三次，南方省一次，西北省十二次，东方省十次；空中的入侵共二十五次：其中，巴罗兹省四次，西北省五次，东方省十一次，中央省四次，南方省一次。

9. 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我国前任代表在给安理会的一次函件〔S/7612〕中就向安理会报告了一起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葡萄牙武装部队的入侵事件。这个部队以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为基地，越过边界，侵入赞比亚共和国，用炮弹、手榴弹和其他小型武器袭击我国穆萨拉和钦吉村的爱好和平的居民，造成财产损失并重伤一人。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这从我们以前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的信〔S/7430〕中可以看出——我的前任在函件中指出：“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沿着我们共同边界上的侵略行径正在加剧，成为不断骚乱不安的根源。毫无疑问，这不仅威胁着赞比亚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威胁着整个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10. 我无须提醒安理会，葡萄牙当局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发出的十二月十二日的信中〔S/7632〕否认赞比亚控诉的内容。他们非但不停止受控告的侵略行为，反而威胁说，他们将使用经济手段扼杀赞比亚。

1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在致安理会主席的另一封信中〔S/8895〕，我本人曾提请安理会注意葡萄牙武装部队对我国所犯下的又一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我指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葡萄牙武装

部队侵犯了赞比亚的领土，并在邻近莫三鼻给边界的赞比亚东方省卡泰特县卡米塔村占领了一个阵地。信中指出：这次事件“仅是葡萄牙武装部队无缘无故对赞比亚侵略的一系列类似行为之一”。此外，在我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的信中〔S/8993〕，我再次提请安理会注意，在赞比亚西北省的巴洛瓦累县靠近钦吉地方所发生的冲突。当时有一股葡军巡逻队从安哥拉越境进入赞比亚和我军发生了冲突。

12.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政府仍然坚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的政策。安理会或许愿意知道，例如，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至十四日之间，一个葡萄牙高级代表团访问了赞比亚，亲自踏勘他们士兵对我国与安哥拉接壤的卡巴洛县的一些村庄究竟造成何种损失。当时，葡萄牙代表团对所发生的事件承担了全部责任，并表示它将建议里斯本政府对损失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同时，他们还答应说，他们的政府将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不再袭击或侵犯赞比亚领土。就赞比亚来说，它向葡萄牙代表团重新保证，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赞比亚的领土不被用作对葡萄牙领土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双方一致认为，促进和平，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相互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13. 这个愿望从未实现，这是因为葡萄牙不仅继续使用军事力量镇压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使该地区形势极不稳定；而且在这次殖民战争中它还越过国境，继续袭击爱好和平的赞比亚人民。

14. 我不打算向安理会一一细述葡萄牙武装部队侵犯我国的全部无耻侵略行径，但是，有两个具体原因，使我必须列举一些这类事例。第一，正如他们信〔S/7632〕中所表明的，里斯本政府不顾所有已经掌握的事实，否认它的武装部队和我们告诉他们的某些事件有任何牵连。第二，我们非常愿意提供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报，向葡萄牙的朋友们，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表明，那些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给葡萄牙的武器，不是用于葡萄牙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本身的防务，而是用于压迫安哥拉及莫三鼻给人民，更严重的是用于危害爱好和平的赞比亚人民。

15. 为了引证事例，不幸得很，我将不得不赘述

大量的统计资料。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类历史的今天，在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不断向全世界提供统计资料这样一个时刻，我还不得不在这没完没了的清单上添进我自己的资料。我们打算在我发言的末尾向代表们提供这些资料，使代表们能有时间进行分析，并作出自己的结论。关于这方面，抱歉得很，我还不得不把葡萄牙侵略军在对我无辜的同胞、妇女和儿童进行大屠杀时用过的炸弹残片带进这一会场，一个和平的会场。我还将尽力向各位提供标有大多数冲突地点的地图。乘我们记忆犹新之际，我打算先向大家提供我国武装部队所收集到的葡萄牙人在各个不同场合犯下侵略罪行的资料。

16. 在一九六八年四月葡萄牙轰炸了赞比亚卡巴洛县的村庄之后，我们对那些从卡希杜卡和坎贡伯村收集到的飞机炸弹片和引信做了彻底的检查。这些弹片都表明，它们来自至少重达五十英磅的烈性炸弹。引信残片则来自撞地起引爆作用的弹头引信。它们通常是被拧在传爆管内，而传爆管又被拧进弹头。这种类型的炸弹通常是安装在哈佛式轻型飞机的机翼下。每个机翼下四颗一列，每架飞机可以携弹八颗。炸弹由两个对半合制而成。内装烈性炸药和白磷发烟剂的混合物：烈性炸药或者和四分之一英寸的钢珠混杂一起起杀伤作用；或者单单用来炸碎弹体。炸弹装有一个撞地立即起作用并使炸弹爆炸的弹头撞击引信。这种炸弹是通用型的，任何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都能制造。据判断，葡萄牙武装部队在这些场合所扔下的炸弹是葡萄牙自己制造的。

17.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当地时间上午七时三十分，两架带有葡萄牙标志的哈佛式飞机作相隔颇远的飞行，侵入靠近莫三鼻给边界的赞比亚境内约八英里地区。其中一架估计飞行高度为六百英尺。一支赞比亚巡逻队用三挺机枪和六支步枪对后面这架进行了射击。据估计，该机已被击中，因为当飞机掉转头逃向莫三鼻给时，人们看到机尾冒烟。后来当地居民向赞比亚当局报告说：从那时起，引擎就停转，而且当该机越过赞比亚边境进入葡萄牙领土时，开始坠落。一个半小时后，又发现两架飞机侵入赞比亚领空五英里。其中一架与海狸式飞机相似，机尾和翼梢都涂红色。

18. 五十分钟后，有人看到一架飞机在离钦波皮村大约两英里处上空盘旋，在当地时间上午十时十五分左右，袭击了一个荒芜的非里农场。这架飞机还掠过离赞比亚和莫三鼻给边界两英里的钦波皮村，并用火箭向它袭击。据估计，那次共发射了八枚火箭。赞比亚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开到这个村庄，调查袭击情况，在现场搜集到一个包装，内有两枚未爆炸的三十七毫米空对地火箭和许多三十七毫米火箭的碎片。

19. 从赞比亚军事当局找到的火箭和某些碎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列技术资料：

在引信上：

(1) SNEB 22-28 BT62

(2) SNEB 22-28 BT63

在火箭头上：

37 SNEB

TELE TYPE EXPLOSIVE

BT 4-63

在火箭的马达上：

(1) Prop type 44 BT 4-63

(2) TT 7*10-65 SM

37 SNEB

TYPE 447

BT 8-63

火箭头涂草绿色，带黄色花纹，火箭的马达涂浅灰色，带黑色花纹。根据我们军事专家的意见，从颜色和标志看来，这些火箭是法国制造的。

火箭头装的是梯恩梯烈性炸药。长约十六英寸，直径约一英寸半，重二至二磅半。火箭是从安装在机翼底下的管道用电发射出来的。

20. 一九六九年六月，在赞比亚东方省查迪扎南方边境地区发现若干榴弹和炸人地雷。这些榴弹属于多价型，其中之一由三个部分组成：

(a) 一个瞬发信管，连接着带短杆的弹簧撞针，一个发火帽和一个爆炸力强的雷管。一个安全开尾栓把撞针和撞针帽隔开。撞针杆涂红色。

(b) 一个草绿色塑料圆筒，长四英寸，直径一

又八分之七英寸，里面装的是梯恩梯炸药。引信旋进塑料圆筒的顶部。

(c) 一个螺旋形转动的碎片套管。这个套管可以自由移动，使用榴弹时，用不用套管都行。但为了避免碎片分散和保证对人有更大杀伤力，在使用时通常要装上碎片套管。

这种榴弹看来是专门制造作饵雷用的。可以用铁线或结实的绳子固定住保险栓，再把榴弹系到树上。把绊绳牵引过小道，或牵入低矮的灌木丛中，然后绑住绳子的另一端。只要触动一下绊绳，就会拉开保险栓，榴弹立即爆炸。其杀伤范围约为三十英尺。这种榴弹也可作为邮包炸弹之用。榴弹底座上的标志是：“ARM A/P FRAG M/963 1-02/67”。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谁制造这种榴弹，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但是，毫无疑问，安理会能够查明这个问题。

21. 炸人地雷由下列元件组成：

(a) 一个旋进雷体内的圆顶形塑料引信，里面有：(1)一个涂上火柴头混合炸药的塑料撞针，(2)少量发火混合炸药。

(b) 一个深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直径二又四分之一英寸的粗短塑料圆筒。其外圈装梯恩梯炸药，内圈装火药。

(c) 一个安装在地雷顶部、紧靠着引信下面的金属探测器圆环。

(d) 一个安装在赛璐珞圆筒内爆炸力强的小雷管。在引信旋进以前，雷管就先插入雷体。

地雷底座的标志是“SAE 8/66”，这是用约八分之一英寸深的黄色字体刻成。地雷是塑料制成的，作草绿色。我们相信，这些数字中，“SAE”指的是制造者，“8/66”应该是指制造的年月。这种地雷只要被脚踢到，或受到二十英磅或更小的压力就可以引起爆炸。如埋地雷时不装上探测器圆环，没有地雷探测器，地雷是不能被探测到的。这地雷足以炸掉人的脚或严重炸坏车辆的前面的支持装置。尽管地雷底座有标志，我们至今还不能肯定这些地雷由谁制造，或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但是，我们再次说：如果我们在这次安理会上，本着合作的精神，集思广益，我们应该能够正确地辨认出这些标志。

22. 赘述了所有这些技术性细节之后，我想告诉安理会葡萄牙侵略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害。为了不使安理会代表听得不耐烦，我打算象以前那样，只提其中某些事件。如果安理会任何代表对更多细节感兴趣的话，我非常乐意地再说详细些。

23.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驻莫三鼻给的葡萄牙士兵越境侵入赞比亚。在赞比亚东方省佩陶克县姆万贾万休村偷去了菲里先生的二十一头牛。匪军还嫌不够，又绑走了菲里先生。以后就没再见到这个人了。

24. 四月十二日，佩陶克县的戈扎·姆万扎先生被葡萄牙士兵绑架，在莫三鼻给被折磨三个月后才放回。

25. 七月十五日，赞比亚西北省巴洛瓦累县奇帕蒂拉村遭到袭击，十一所房屋和一些粮仓被毁坏。

26. 九月二十三日，驻安哥拉的葡萄牙部队袭击了纳丘肖瓦村，十二人受伤。

27. 十二月二十日，卡巴洛县一位欣达诺先生被葡萄牙部队开枪打死。

28. 十二月二十三日，葡萄牙士兵入侵姆维尼隆加县卡潘达教会附近的穆萨拉村。在这次入侵中，有一人被杀害。

29. 十二月三十日，葡萄牙武装士兵从安哥拉的伦巴拉侵入赞比亚，绑架了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前往伦巴拉的路上企图逃跑，被开枪打死。另一人至今下落不明。

30.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赞比亚东方省姆万贾万休村再次遭到袭击。三名赞比亚人被绑架，受折磨一个月后才释放。

31. 十月三十一日，来自莫三鼻给的葡萄牙士兵绑架了一名到赞比亚东方省查迪扎访问的马拉维客人。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

32. 十二月二十五日，来自莫三鼻给的侵略者袭击了佩陶克县的恩阳吉村，绑架了十六名赞比亚人，劫走了他们的财产。至今，他们下落不明。

33.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葡萄牙空军侵入赞比亚巴罗兹省卡巴洛县的穆朗达村上空进行轰炸。

七人被炸死，十八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一些房屋和大量财产被毁坏。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葡萄牙轰炸克希柳卡村，四十二所房屋被夷为平地。

34. 六月三日，侵略者进入赞比亚巴罗兹省塞南加县香贡博村，抓去七名赞比亚人作为战利品。这些人至今还没有送回。

35. 葡萄牙侵略者对赞比亚的袭击并不限于村庄。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的事件说明了这一点。这次，他们毫无人性地杀害了一名守护重要柳安格瓦桥的卫兵，接着炸毁这座大桥，切断整个东方省与赞比亚共和国其他地方的联系。

36. 六月十日，葡萄牙侵入东方省卡泰特县卡滕巴村。绑架走一对夫妇。他们遭到一系列折磨审问，两星期之后才被放回。

37. 七月二十日，赞比亚东方省佩陶克县的钦科马村有两人被枪杀。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些强盗们又来袭击，这次是在卡泰特县卡滕巴村，劫走三十七头牛。显然，我们朋友们的殖民士兵的行径使我们不禁想起：“三十年战争”中那些靠侵略掠夺别国为生的匪兵。

38. 更可耻的是，八月三十日葡萄牙轰炸赞比亚西北省姆维尼隆加县坎农吉沙天主教会。八月十七日，卡泰特县卡恩戈村被炸死一个人。接着，九月三十日，葡萄牙空军在桑格堂村投下十八颗炸弹，三所房屋全部被炸毁，一些牲口被炸死、炸伤。

39. 十月一日，葡方入侵钦波皮时，六人严重受伤。现场发现的弹片，前面已经说明过了。

40. 十月六日，赞比亚东方省佩陶克县的卡利克塔·恩约武先生被绑架走，至今还没有回家。

41. 十一月二日，佩托洛·马利莫先生正在自己的园子里劳动的时候，葡萄牙士兵突然向他开枪，使他负了重伤，那园子虽然靠近莫三鼻给边界，却是在赞比亚境内相当深入的地方。

42. 十一月六日，葡萄牙军从莫三鼻给侵入卡泰特县的卡米拉村，绑架一人，而且堕落到强奸一名良家妇女的地步。十一月六日，正如我前面指出过的，

葡萄牙士兵越境侵入赞比亚，在东方省卡泰特县的卡米拉村占领阵地，并与我武装部队发生短时间的交锋。一名葡萄牙指挥官被打死，另有四人重伤。一名赞比亚士兵也负了伤。

43.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安哥拉卡利彭迪的葡萄牙驻军派出一支武装巡逻队侵入赞比亚。随即与我武装部队发生冲突，三名入侵者被打死。

44. 六月十六日下午，当地时间大约两点钟，一支由若热·马里亚·桑托斯·西尔瓦中尉指挥的葡萄牙武装巡逻队越境侵入赞比亚。其中两名——若热·马里亚·桑托斯·西尔瓦本人和一名暂代下士的上等兵若热·安东尼奥·福加斯·蒙特·埃·弗雷塔斯被赞比亚当局逮捕。赞比亚巡逻兵扣押了入侵者。按照我国紧急条例，他们现在仍被拘留，直到葡萄牙方面表示愿意和我们讲道理时为止。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应当从我们的态度中懂得，虽然他们绑架杀害我国无辜平民，而我们即使有机会也不采取类似的野蛮手段来对待这些被俘的侵略者。事实上，我们某一法庭对这些入侵者所作的判决，已因技术上的理由被上级法庭撤销。因此，这两人现在仅被拘留。

45.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三晚上，一艘葡萄牙汽艇在夜色的掩护下在宽果河上游弋，并驶向巴罗兹省塞南加县香甘博地区的利阳尼伯村。一到该村，八名葡萄牙武装士兵和另外十五名化装为平民的士兵袭击了这个村子。他们绑架了杰里迈亚·卢欣杜先生，并劫走他的一部分财产，包括三台缝纫机和一些钱。杰里迈亚·卢欣杜先生至今下落不明。

46. 六月三十日，星期一早晨，当地时间九时至十时之间，两架从莫三鼻给方向来的飞机飞过洛特村上空，飞行员侦察了卡比利马、桑格韦、钦波皮和洛特这些人口稠密的村庄。这些村子的人口都在两百人以上，离边界都很远。洛特村本身距离与莫三鼻给接壤的边界足足在三英里以上。飞机在洛特村上空低飞，投下了十二颗炸弹。两名妇女被炸死，她们的名字是穆昂楠吉·菲里和穆蒂莉尔·菲里。她们被弹片炸得血肉模糊。穆蒂莉尔身首异处，头颅被抛到两百码以外的地方。班德先生身受重伤，现躺在卡泰特县圣詹姆斯医院养伤，一条腿断了。好几座房子和粮仓被

摧毁，许多财产遭到破坏。穆昂楠吉留下一个七岁的独生子。穆蒂莉尔才二十二岁。

47. 这个事件一发生，一支赞比亚分遣队立即被派往该地区设法帮助消除当地居民的恐怖心理，因为，轰炸之后，这些居民本打算离乡背井躲进森林。七月二日星期三和七月四日星期五，葡萄牙空军再次袭击该村，共投下二十四颗炸弹。由于侵略者每次空袭时居民都躲进灌木丛中，所以没接到伤亡的报告，只是财产受到损失。在这两次空袭中，赞比亚部队都开火自卫。

48. 也许葡萄牙代表想听一听目前被赞比亚拘留的葡萄牙士兵弗雷塔斯先生的一段话吧。这段话是在我方宣布撤销其两年徒刑时说的。曾刊登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独立的赞比亚时报上：

“眼前的事情，我实在难以相信，我不配享受自由。赞比亚法官这样对待我们，真是太好了。赞比亚司法如此宽大，实在令人感动。现在，我只希望在军队服役期满回到里斯本去。我们在这里受到良好的待遇，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对赞比亚不满意的地方。”

当然，作为被拘留的人，弗雷塔斯当时并不知道他的政府的武装部队还在继续卑鄙无耻地侵略洛特村。

49. 我早已声明，尽管局势严重，我国政府仍然相信，和葡萄牙举行双边谈判是最好的行动途径。因此，我国政府向葡萄牙当局提出过这个问题。这说明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两个星期，我们还没有在安全理事会上采取行动。不幸的是，葡萄牙一直采取傲慢而毫不合作的态度。当我们提出他们的士兵在我国境内布雷的严重问题时，他们回过来反而说地雷是埋在莫三鼻给而不是在我国境内。诸位可以从我就要提供的地图上看出：侵略者究竟在哪里埋设这些致命武器的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疑问。葡萄牙武装部队破坏了赞比亚的领土完整，丝毫不容怀疑。

50. 我前面提到对洛特村连续三天狂轰滥炸的罪行，葡方仅仅以——我引用葡萄牙的官方答复——“轰炸地点是在葡萄牙领土上”这么一句话而轻轻推

卸掉。它的含义暂且不说，这句话本身就足以令人震惊。但我要指出，葡萄牙当局应该承认，如果对该争议地区进行勘查，将清楚地看出，由于葡萄牙方面强迫莫三鼻给居民迁离边境至少七英里的政策，他们国境那一边已经没有任何村庄了。谁要是在边境地区被嗜杀成性的葡萄牙士兵发现，就会立即遭到枪杀。他们明明知道在他们那边的边境地区没有村庄，竟然无耻地声称轰炸的是莫三鼻给的村庄，实在是难以置信。

51. 虽然我们过去早已领教过葡萄牙会作和平睦邻的虚伪诺言，但他们毕竟还没有机会提出受袭击的村庄坐落在哪一方的问题。如果葡萄牙的答复意味着洛特村是在边界的葡萄牙那方，我们认为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这已不是葡萄牙蓄意侵略赞比亚的唯一事例，我们只能把这种态度解释为公开侵略的前奏，背离了双边谈判的政策。

52.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中明确指出：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根据这一系列可耻的侵略行为，安理会不妨停下来考虑一下，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葡萄牙是否遵守了国际公认的准则。

53. 我国政府在各次声明和多次交换意见中，已重申我们对睦邻政策的信念。出于对南部非洲局势恶化的忧虑，我们不时对里斯本政府提出劝告，认为它把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悲惨失败归罪于邻国是愚蠢而可笑的。我们告诉他们，只要这些殖民地人民没有自由，葡萄牙就免不了要继续背上那些问题的包袱。为什么葡萄牙不能学习巴西的好榜样呢？只有这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才能产生好结果，而不致引起凶杀、纵火和压迫。然而，我们的劝告被置若罔闻。我们为了大家共同的好处，尽力规劝我们的邻国，而他们却用炮火回答我们。

54. 一个在几个世纪前发现新航线、新大陆时期中曾经在全世界领先过的国家，现在竟以向非洲输送强奸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和强盗而闻名，多可耻啊！真不知道当今葡萄牙人头脑中究竟还有天主教会的教义的印象没有。

55. 现在我想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朋友们说几句话。他们就这么袖手旁观让自己的盟国这样堕落下去吗？他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向葡萄牙提供武器，让它用这些武器去把我国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变成炮灰？当我们一来到安理会向西方国家述说南部非洲存在着真正威胁时，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很快就接到训令不要支持我们关于采取集体有效预防措施的要求。我们的论点是：在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南部非洲，西方国家的投资将更有保障，然而我们这个意见似乎没有人理睬。我们问他们是不是至少关心一下在非洲赞比亚西河以北他们自己侨民的命运，他们却逃避现实，象鸵鸟似的把头埋到沙堆里。相反，我们西方的朋友们宁可相信那一套卑鄙的宣传，说什么葡萄牙人、南非人和罗得西亚人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南部非洲的代表。真丢人啦！当他们听到他们的这些所谓代表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以后，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难道还要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民族吗？从所有这些屠杀、绑架、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中会得到什么乐趣吗？难道西方文明就代表这些？

56. 我们赞比亚愿意建立一个机会均等，不因肤色而产生种族歧视的社会。我们愿意致力于和平的经济发展。我们愿意与邻国和平共处，互相合作。但不幸的是，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使我们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希望忠实于联合国宪章，而葡萄牙不仅无理践踏它，而且，把我们当做他们惨无人道的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57. 我们要警告葡萄牙人，根据宪章第七章第五十一条，我们保留我们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果他们企图关闭谈判的大门，如果他们企图继续其侵略行为，那么，我们必将对侵略作出适当的回答。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反应是‘把另一边嘴巴也转过去让人打’。这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态度，今后不应再被葡萄牙人加以利用。如果葡萄牙只懂得枪杆子外交，如果我们再次受袭击，那么，除了用同样的语言来回答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爱好和平的无辜公民，我们的人民也准备好保卫自己的祖国。葡萄牙狂妄政策的支持者们，顶好开导葡萄牙不要再把战争带到赞比亚来。

58. 现在我有必要说明我们希望从安理会得到些什么。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国会员国都应该最强烈地谴责葡萄牙。谴责它不断对我国无辜而手无寸铁的男、女、儿童无缘无故地进行蓄意的侵略。安理会应要求葡萄牙停止所有这些盗窃、布雷、毁坏财产、可耻的强奸、卑鄙的屠杀和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的行为。这些罪行必须立即停止，永不再犯。关于葡萄牙已犯的罪行，我们将要求送还被它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野蛮驻军所绑架的我国国民。我们要求葡萄牙赔偿我们房舍和财产的损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国际制裁的痛苦——尽管我们并不为此而高兴——和赔偿我们生命损失的处分，可以教训葡萄牙必须和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我们不愿意其他大洲的人把他们的问题加在我们身上。

59. 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其他代表耐心地听取了我这么长的发言，对此我表示感谢。

60. **主席：**我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葡萄牙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61. **米兰达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我代表葡萄牙政府向你并通过你向邀请我参加这次辩论的安理会其他代表表示感谢。我刚才仔细听取了赞比亚代表的发言。他一开头就说有人希望七月份我们应当致力于双边外交而不是国际外交。如果这个愿望遭到破坏的话，很明显，那是赞比亚政府的责任。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的不是葡萄牙。放弃双边谈判的也不是葡萄牙。等一下我将在发言中阐述，回避双边谈判而直接跑到安全理事会来的责任还是该由赞比亚政府来负。

62. 安全理事会应赞比亚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召开了会议，以讨论该政府对葡萄牙所提出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指控。这个要求和指控都列入文件S/9331中。

63. 我国代表团不禁要说，赞比亚政府的态度实在非常奇怪。之所以非常奇怪，不仅在于赞比亚政府对葡萄牙所提出的指控，内容完全空洞无物，而且还因为它回避两国政府已同意采用的、它自己也一直认为有益的双边会谈方法，竟然径直投诉到安全理事会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赞比亚政府让会谈陷入停顿，匆匆忙忙地找安全理事会呢？我国代表团只能感到惊奇，我相信诸位——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代表先生

们也都会感到惊奇。也许从报刊上关于两个葡萄牙军事人员在赞比亚被非法、背信地拘留的报道中，可以找到一条线索。据报刊报道，在赞比亚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已经因为上述案件而引起了危机，该国国内发生了严重骚乱。关于这个事件，下面我还将进一步说明。眼前，我想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对赞比亚政府在双边会谈还在进行的时候要求召开安理会的奇怪行动感到困惑不解。

64. 为了要替自己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辩解，赞比亚政府提到了它以前向安理会提交的函件和一些不明确的“最近葡萄牙入侵”领土的事件。具体来说，赞比亚政府提到一次据说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发生在东方省洛特村的事件。由于这两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这个想象的事件，葡萄牙当局有充分的时间调查核对。我可以告诉安理会，赞比亚政府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我国代表团坚决不接受。

65. 赞比亚政府代表在它刚才的发言中，提出了一张很长的据说是一九六六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的清单。听他发言，我怀疑他是否企图在安理会制造影响。赞比亚代表现在带着一九六六年发生的事件的清单来到安理会，别的且不说，至少也是难以理解的。我们还应该记得，从那时起两国政府已举行了多次双边会谈。结果所有以前的事件，不管是否真正发生过，都被认为已经解决。这样，赞比亚旧事重提，就更使人难以理解了。因此赞比亚代表在这儿提出的那份清单，我听了极为惊奇。

66. 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赞比亚政府认为它已经找到了“该（葡萄牙）政府好战意图的证据”（S/9337）。实际上，赞比亚政府找到的是自己对葡萄牙政府无理态度所产生的幻觉。令人惊讶的是，正当一切事实表明，葡萄牙政府不计较卢萨卡政府显然不友好的态度，力求保持友好关系时，赞比亚政府却对葡萄牙政府提出全面的指控。很明显，卢萨卡政府为自己的敌意辩护，企图颠倒是非，把自己的非法进攻说成自卫。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以前，在赞比亚和毗邻的葡萄牙各处领土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事件。自从北罗得西亚成为赞比亚以来，葡萄牙始终谋求和这个新兴的共和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67. 我说过，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为止，从来没有

发生过任何事件。那时赞比亚对待葡萄牙的态度是正确的，葡萄牙对待赞比亚的态度也是正确的。的确，葡萄牙方面过去对赞比亚没有任何挑衅的意图，今天也一样，尽管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发生了一些事件，葡萄牙政府也仍然对赞比亚没有挑衅的意图。

68. 现在，我要强调指出，葡萄牙对赞比亚从来没有任何不友好的意图，更谈不上什么敌意。相反，葡萄牙以自己的言行表示了愿与赞比亚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但是赞比亚对葡萄牙的关系并不是如此。赞比亚代表提出一份据说是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所发生的事件的清单，这实在很有意思。一九六六年发生了什么？并不是葡萄牙对赞比亚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赞比亚改变了它对葡萄牙的态度。因为在一九六六年赞比亚政府决定把自己的领土提供给反对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敌对活动分子使用。赞比亚政府允许在其领土上建立训练和供应基地，以便武装进攻相邻的葡萄牙各处领土。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赞比亚政府也不止一次地公开承认过。其实，赞比亚代表今天在结束他的发言时，也含蓄地承认了它对葡萄牙怀有敌意。

69. 因此，是赞比亚政府自己在某一阶段实行了无故敌视葡萄牙的政策。这种允许用暴力反对葡萄牙的政策，导致了来自赞比亚领土的对葡萄牙各处领土的袭击。难以想象，要怎样挖空心思，才能把赞比亚这种行为解释成自卫。事实上，进攻来自赞比亚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葡萄牙在安哥拉及莫三鼻给的边境地区，经常遭到来自赞比亚的武装人员的侵犯。对此局势，赞比亚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它有义务不让自己的领土作为侵犯外国领土的敌对行动的跳板。

70. 赞比亚代表引述了宪章第二条（四）。我倒希望他对自己的政府引用这一条。

71. 面临着这种局势，葡萄牙政府一方面同赞比亚交涉；另一方面严格命令他的保安部队尊重赞比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葡萄牙政府注意使它的保安部队切实执行这个命令。但是当遭受边界另一方敌对分子的骚扰和射击时，要边境地区的保安部队不自卫还击，那是葡萄牙政府所显然不能容忍的。

72. 赞比亚代表还引述了宪章的第五十一条。如

果第五十一条用得着的话，那就应该适用于这种情况，即葡萄牙保安部队沿着边境巡逻时，被赞比亚政府保护下的分子所骚扰射击。

73. 如果葡萄牙保安部队不给予反击，那就等于对边境一片狭长葡萄牙领土放弃控制权，而来自他国领土的入侵者就将控制了该地区。葡萄牙不能让这种局势发展下去。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容忍这种局势在自己的边境上发展下去。赞比亚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制止从它领土向边界另一边的葡萄牙领土开火射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起码责任。象赞比亚政府这样没有履行职责的政府，随你用多少政治诡辩都不能减轻它的责任。安全理事会至少应该要求赞比亚政府在这点上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其实应该要求更高一些。实际上，我国代表团期待安理会要求赞比亚政府在这方面遵循国际良好行为的准则。

74. 我重复一遍，这些事件是敌对分子制造的，赞比亚政府允许他们向在边界地区执行完全合法的巡逻勤务的葡萄牙保安部队进行非法的暴力行动。有时甚至包括空军在内的赞比亚武装部队也参与了活动。既然现在赞比亚政府到安全理事会来控告葡萄牙，我想提醒安理会注意赞比亚空军屡次侵犯葡萄牙的事实。赞比亚代表对事件的细节提供了一份很长的清单，我也掌握关于赞比亚空军侵犯葡萄牙领空的详细材料。安理会的任何代表如果想看的话，我愿意拿给他看。但是我不想谈技术上的细节问题，以免浪费安理会的时间。我不想用那种方法来影响安理会，但我手边确实有一份关于他们侵犯我国领土事件的详细的清单。

75. 我还希望安理会注意最近发生的另一起事件，这个事件赞比亚代表也提到过。由于武装入侵者频繁地从赞比亚越境侵入葡萄牙各处领土，我国保安部队在葡萄牙领土某一地区布了地雷。赞比亚代表说他有一张地图，我也有一张地图准备给安理会代表们看。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七名赞比亚部队的武装人员越境侵入葡萄牙领土，企图排除地雷。当葡萄牙部队向前逮捕入侵者时，他们立即开火，我们也就给予回击。于是，赞比亚部队逃回自己境内。赞比亚时报报道了这起事件，但是被赞比亚政府发言人所否认。当然，他如果承认赞比亚明显地侵犯葡萄牙领土这个事件，对

于赞比亚不利。然而，就在他否认的第二天，一架赞比亚空军的飞机侵入葡萄牙领空，在那个地区低空飞行长达十五分钟之久。但是我还是不想详细描述飞机的样子等等，以免浪费安理会的时间。

76. 我还可以列举更多有关赞比亚军队入侵葡萄牙领土的事例。葡萄牙政府一直谋求在双边会谈中解决所有这一类的边境问题。赞比亚方面也同意在处理边境问题上采用这种方法。我重复一遍，赞比亚政府曾同意采取双边会谈的方法来解决一切边境问题的。实际上，我们还有书面证据可以证明，赞比亚政府不仅赞同这个方法，并且认为是非常有益的。这只能意味着，赞比亚政府对葡萄牙政府的诚实公正，通情达理，以及对它诚心诚意进行谈判的愿望是满意的。现在究竟是谁，或是什么事情破坏了谈判的进行呢？肯定地说，决不是葡萄牙政府做了它不应该做的事情，或没有做它所应该做的事。

77. 赞比亚政府含糊地提到据说是在前几天发生的一次事件。他没有说明详情；他答应要这么做。但是，已经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并不是这个所谓的事件使得赞比亚回避为上述最近几个事件而举行的会谈，特别是有关据说发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的事件的会谈。并不是这个所谓的事件使得赞比亚直接来到安理会。

78. 我必须告诉安理会，一当葡萄牙政府获悉赞比亚就据说发生在六月三十日的事件提出指控之后，我国政府立即指示驻伦敦大使，根据我前面说过的经两国政府商定的双边会谈程序，和在伦敦的赞比亚高级专员进行接触。葡萄牙政府提出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但是赞比亚政府没有答复，却跑到安全理事会来指责葡萄牙好战，并提出了其他一些使我国政府感到突如其来的指控。我国代表团要问：这到底是葡萄牙好战，还是赞比亚不守信用。

79. 赞比亚代表团说赞比亚中断会谈是因为葡萄牙狂妄傲慢，我真不明白，说“葡萄牙狂妄傲慢”到底是什么意思。葡萄牙找赞比亚当局磋商，赞比亚当局连个答复也没有，径直跑到安全理事会来，却有脸指责葡萄牙狂妄傲慢！

80. 我必须告诉安理会，一年多来，葡萄牙和赞

比亚政府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在纽约、伦敦和赞比亚本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高级代表团也会晤了若干次。最近的一次会谈是大约两个月前在赞比亚举行的。葡赞联合委员会对任何一方提出的所有指控都进行了现场调查。

81. 葡赞联合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表明，过去赞比亚政府指控的事件中许多都是赞比亚方面挑起的。偶尔一两次发现错在葡方时，葡萄牙政府立即表示歉意，并照赞比亚的要求，如数赔偿。赞比亚代表在今天安全理事会上也承认了这一点。

82. 请问：这是狂妄傲慢吗？这是葡萄牙政府的好战呢？还是恰恰证明葡萄牙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甚至万一有错也勇于承认呢？

83. 不仅如此，正如各位所知道的，本格拉铁路同样有益于赞比亚共和国。但是铁路遭到从赞比亚来的渗透分子的破坏。今年一月至四月间发生了不下一百一十起的破坏活动，其中有些是很严重的。尽管这样，葡萄牙政府深知这条铁路对赞比亚的贸易何等重要，直到目前为止，对来往于赞比亚的货物运输始终任其通行无阻，正如它始终对赞比亚通过莫三鼻给出海的路线保持开放一样。这难道是对赞比亚的好战态度吗？我们这样做了以后，还把葡萄牙说成对赞比亚怀有好战意图，那真是颠倒是非，居心不良。

84. 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是葡萄牙，葡萄牙是遭到赞比亚政府所准许的从赞比亚领土发动袭击的受害者。如果卢萨卡政府认为它不能停止从赞比亚领土发动对别国领土的非法活动，那么它就必须为此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85. 尽管如此，葡萄牙还是耐心力求同赞比亚达成谅解。但是赞比亚不想要这种谅解，而且似乎害怕葡萄牙政府不计较赞比亚的经常挑衅而表示的亲善态度。足以证明赞比亚政府这种态度的是，它丝毫没有通知葡萄牙政府就超过了正在进行的双边会谈——我再重复一遍：是越过而不是中断——直接在安全理事会上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葡萄牙。

86.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已很清楚地阐明了葡萄牙政府的立场。赞比亚控告的具体罪名是毫无根据

的。葡萄牙始终表示愿意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和赞比亚消除争端。葡萄牙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证明抱有这种愿望。葡萄牙仍然愿意继续进行双边会谈，同时正式向赞比亚代表团建议，让葡赞联合委员会也对提到安理会上来的指控进行调查。参加葡赞会谈的葡萄牙代表团已经建议，应明确划定边界线，使它甚至从飞机上也能很容易地辨认。我再重复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从某些事情看来，赞比亚当局似乎对边界线并不十分清楚。如果葡赞联合委员会能够着手划定这条边界线，那会有极大的好处。

87. 葡萄牙政府已经宣布，愿意分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但赞比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其原因赞比亚政府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赞比亚政府有意保持边界未定的状态，好继续指控葡萄牙入侵？

88. 葡萄牙政府提出这个建议性意见，足以表明它的诚意和防止边界事件的真诚愿望。但是，使葡萄牙感到悲观失望的是，赞比亚对葡萄牙并没有同样推诚相见。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证明就在我刚才提到而现在想详细谈一谈的事件中。我指的是被拘留在赞比亚的两名葡萄牙军事人员。赞比亚代表提到这个事件，但是我必须指出，他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删掉了重要的情节。

89.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当地时间十四时，一支由三人组成其中包括一名中尉在内的葡萄牙武装巡逻队，到安哥拉和赞比亚边境附近的卡里潘德去巡逻。赞比亚当局邀请他们走近边界线——我这里强调，葡萄牙武装人员是受到邀请的——赞比亚人要求他们不带武器过去交换意见。因此葡萄牙中尉和一名暂代下士的上等兵把他们的武器交给另一个伙伴后就走了过去。这时一辆赞比亚军用车开到现场，逮捕了葡萄牙军人，把他们带到查伍马去。葡赞双方当局后来在边境陆续进行接触。赞比亚提出以交付罚款为条件，放回葡萄牙军人。葡萄牙当局为了使被拘留人员得到释放，答应交付罚款——当然这是在提出抗议的同时才答应的。尽管这样，葡萄牙军人仍被拘留在赞比亚。他们受到了低级法院的审讯和判刑。但是，赞比亚的最高法院在对该事件按诉讼程序复审时，宣告这两名葡萄牙军人无罪，并下令释放。赞比亚代表说最高法

院下令释放这两个人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我从报纸上了解到，赞比亚最高法院受到指责，说它是在做政治判决。就算是这样吧，赞比亚法院毕竟下令释放这两个人，而赞比亚的行政当局却拒绝执行它本国的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并批评了作出这个判决的法官。这两个葡萄牙人被下令重新逮捕，现在仍被扣押在赞比亚。据新闻报道，赞比亚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为作出该项判决的同事辩护。他说：“我本人不认为一个不带武器的人，在移民官员邀请下进入赞比亚境内的行动会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赞比亚首席法官的见解。但是最高法院法官所作出的判决显然没有得到赞比亚政府的重视。最近有消息说，赞比亚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危机引起了骚乱。骚乱中发生的事件之一就是，一位外国外交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很可能这种事态可以说明为什么赞比亚觉得应该在安理会上对葡萄牙提出虚构的控诉。

90. 让我们回到葡萄牙的两名军人这一案件上来，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一事件对于一切懂礼节、明是非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邀请了两个外国人，却又拘留了他们，等于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在本国司法机关明确宣布无罪后甚至还继续加以拘留，实际上是公然蔑视有秩序社会所依据的全部价值标准。我国代表团正式要求安全理事会敦促赞比亚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上述两名军人，并把他们送回葡属安哥拉境内。

91. 我这里带来了葡萄牙与赞比亚政府最高当局之间某些来往信件。细读这些信件，较易弄清许多与这次辩论有关的基本要点。

92. 就我们来说，我们已经给予赞比亚政府一切保证。保证我们仍然有合作睦邻的愿望和决心。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不能成为赞比亚对葡萄牙采取这种行为的理由。但是葡萄牙愿意相信，赞比亚终将认识到相互合作对促进两国人民繁荣幸福的好处。我国代表团在结束它对赞比亚无端指控的答辩时，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会谈已证明是有成效的，双方可以很好地继续会谈，使两国政府都能满意。葡赞联合委员会仍能成为赞比亚和葡萄牙之间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工具，这一工具不应轻易放弃。何况这一做法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的。

93. 鉴于上述理由，我国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拒绝赞比亚的指控。

94. 阿兹佐特先生(阿尔及利亚):在开始谈议程上本议题之前，让我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就阿波罗十一号飞往月球表示祝贺。首先，这一科学成就，是人类的光荣；同时它也说明如果人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值得发挥其天才的事业，往往能获得预期的结果。

95.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提出一个迫切的问题：道德的进步，特别是政治道德的进步，是否跟上我们所亲眼目睹的物质领域中的进步？还是在政治道德领域中我们照样停留在史前时期？

96. 我们越来越看到从武力出发重新诠释国际法的倾向。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有系统地采用实质上是故意蔑视国际法的种种方法。例如，战争法的一个新范畴已经形成，并且日益系统化，这个范畴称为追击权。

97. 政治道德的加速败坏，中东的形势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刚才赞比亚政府给我们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发展经过。

98. 联合国更重视当前政治事务中的主要事件，而忽视将近十年来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为结束葡萄牙殖民统治而进行的解放斗争，这是不幸的趋向。它使我们多少忘记了赞比亚的邻近领土上天天都在遭受殖民军的轰炸。

99. 然而，联合国不是在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中证实了一个在非洲众所熟知的事实吗？就是：只要殖民统治的局势继续存在，世界和平与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100. 一个曾经在世界史上有过光辉的一页，如今显然还在留恋昔日荣华的国家，今天竟也象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声称：为了要摧毁抵抗运动基地，竟一刻也不迟疑地轰炸无辜的村庄，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

101. 由于它们和西方世界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结盟，武装到牙齿的六万名葡萄牙士兵和四万四千名当地招募的辅助部队正顽固地坚持同一个——我甚

至可以说是几个——手无寸铁的民族作战，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

102. 我们知道这些形势会怎样发展。我们也知道殖民军通常是怎样设法扩大冲突地带的。由于不能使一个想生存的民族屈服，葡萄牙目前正企图扩大冲突的地区和性质——用“向前逃跑”的政策扩大冲突地区，其中包括轰炸邻国赞比亚的所谓游击基地，同时也扩大冲突的性质，因为不过几天前，凯塔诺先生抛出了一个把巴西、葡萄牙和葡萄牙海外领地结成广泛联盟的主张，而提出这个主张的目的何在是完全可想而知的。

103. 我们曾料到葡萄牙代表会象他刚才那样指出，上述轰炸只限在葡属管辖的领土的境界之内。我们知道怎样对待这种说法。由于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者通常只把和他们不同种族的人民作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如果我们说，那些对于罪恶的突然袭击应负责任的人，经常不在乎这种袭击是在边界的这方或那方，也并不过分。

104. 如果今天葡萄牙政府觉得有权坚持它的愚蠢错误的政策，很明显，它是得到南部非洲它的一些朋友的鼓励而这样做的，而它的战斗也就是他们的战斗。实际上，在地理上，赞比亚是目前这个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也是不屈服于宣扬种族隔离政权的唯一国家。它现在已经成为索尔兹伯里-比勒陀利亚-里斯本联盟苟延残喘严防变革的一个重大障碍。这个三凑合的联盟为南部非洲准备好了可怕的未来。如果要实现它，就必须征服赞比亚。

105. 现在很清楚，自由的敌人至今所取得的任何胜利，都是由于我们国际舆论的漠不关心的结果，而这种漠不关心直接鼓励葡萄牙继续这一类行为。非洲统一组织赞同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它希望联合国结束那种既有害于非洲前途又有害于世界和平的消极态度。

106. 因此安理会有责任，严厉谴责葡萄牙一再侵略赞比亚这样一个独立国家的行为和它所实行的整个殖民政策。此外，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必须立即作出使赞比亚能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决定。这是赞比亚生存的唯一保证。

107. **主席：**现在请赞比亚代表发言，以行使其答辩权。

108.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我对再次发言表示抱歉。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行使答辩权。因为根据刚才里斯本政权的法西斯代表的发言来判断，他根本不值得以礼相待，对他回答。可是为了立此存照，我要澄清一两点。

109. 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绕过他所提到的赞葡联合委员会。他提到这个问题，言外之意仿佛是有—一个常设的赞葡委员会处理这类性质的边境事件。我不懂他对边境事件这个特殊问题到底有多深的了解。为了供他参考，我愿意告诉他，并不存在什么调查边境事件的赞葡联合常设委员会。我们只有不时为特殊问题专门召开会议的好几个委员会。

110. 其次，他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次不使用这一渠道。答案是，过去我们确实曾经使用过这个渠道，可是葡萄牙人却在我们刚签订好一个协议时，就又袭击了我们的另一个村庄。不能让我们无辜居民遭受来自葡萄牙的这种残忍野蛮的袭击。

111. 我想从里斯本的法西斯代表引证的文件中选读一段。为解决某一事件而召开的赞比亚和葡萄牙代表团会议上，曾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中一部分是：

“葡萄牙代表团正式承认事件的发生是不幸的。面对具体证据，并根据在纽约达成的协议，葡萄牙代表团答应建议本国政府向赞比亚政府道歉，并且公平合理地赔偿它的损失。”

112. 过去既然做了这样的保证，为什么葡萄牙人还继续轰炸我们无辜的平民呢？葡萄牙政府还控诉安哥拉或莫三鼻给境内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的活动。控制本国公民的活动是每个政府的责任。赞比亚政府对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各自在他们本国的活动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是里斯本政府的责任。

113. 葡萄牙代表还提到在赞比亚发生的一次所谓危机，那是由赞比亚行政部门决定要求最高法院说明何以撤销对入侵赞比亚而被赞比亚当局逮捕的两名葡萄牙士兵的判决而引起的。赞比亚的情况和在葡萄牙

牙、安哥拉、莫三鼻给不一样，在赞比亚人们是有自由的。我们宪法规定，人们有权对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表示反对。如果里斯本政权的代表能向安理会说明白，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人民可以，还是不可以，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对里斯本政权采取同样的做法，我将感到高兴。

114. 葡萄牙代表今天下午在安理会上表现的傲慢，显然要使安理会发生错觉。这种傲慢可以典型地说明他的国家对待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以前所作决定的轻蔑态度。他委实处在一个丝毫不足羡慕的地位。如果我处于他这种地位，人们也不会羡慕我的。因为要为这样可耻的行为辩护并不容易。较之任何其他东西，葡萄牙代表更需要的是得到同情。

115. 我将用下一阶段发言的机会详细答复葡萄牙代表对我的政府所作的无根据的指控。

116. **主席：**我请葡萄牙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117. **米兰达先生(葡萄牙)：**赞比亚代表首先对我使用无礼的语言。在辩论中某一方侮辱对方，是他这一方理亏时所使用的最后一招。就我所懂得的社交规范，不允许我把自已降低到同样的水准。然而，为了使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思想不致引起混乱，我将简明的回答赞比亚代表第二次发言中提到的问题，那怕只为了保持记录的正确性，我也得这样做。

118. 赞比亚代表说并不存在一个常设委员会葡赞联合常设委员会这样的东西。这件事情本身并无紧要。但我必须说，赞比亚政府对我们表示过这样的愿望——用赞比亚代表的术语来说，这个“专设委员会”的成员应固定不变，以便在某一小组的成员中得出结论。

119. 第二，赞比亚代表企图解释他们政府回避谈判的原因——我再次特意地使用“回避”这个词。

赞比亚代表说谈判刚刚举行过，葡萄牙人就袭击了赞比亚的另一个村庄。关于这些边界事件的责任我已说清楚了。所有的责任恰恰都落在赞比亚政府身上。它允许驻扎在其领土上的武装人员去袭击葡萄牙那一边的葡萄牙保安部队。不过，我重申，葡萄牙军队遵守严格的指示，没有越界进入赞比亚境内。如果甚至是受邀请的天真葡萄牙人到赞比亚领土上，还会得到象那两个葡萄牙军人所得到的待遇的话，那么，在座的每个人也就可以理解，葡萄牙保安队会多么小心翼翼地避免进入赞比亚领土。但是，谁也不能剥夺葡萄牙保安部队在自己领土上行使自卫的权利。

120. 赞比亚代表宣读了一份文件中有关公平合理的赔偿的一节，他大可不必花这个功夫。我自己在发言中已经提及到这件事，我提到它是为了证明葡萄牙政府在处理与赞比亚政府的关系上是有诚意的，是正直的。

121. 赞比亚代表还说我控诉了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在各自领土上的活动。决非如此，我控诉的是受赞比亚庇护和保护的武装人员攻击葡属安哥拉和莫三鼻给领土的活动。这与赞比亚代表说的是两回事。

122. 赞比亚代表提到赞比亚人民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国代表团对这个，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谈到这件事只是为了指出赞比亚政府没有执行他自己司法部门的判决。

123. 最后，赞比亚代表对我表示同情，我非常感谢他。不过我并不需要这种同情。

124. **主席：**我的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的人要发言，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在讨论的现阶段发言，我要宣布休会。经与安理会各位代表磋商的结果，决定下次会议于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